

詩曰：波濤歧路總關心，莫道愁深恨更深。
富貴驕人宜白日，親朋疏義是黃金。
時艱賤服猶文繡，世媚兒曹厭海簪。
榮辱浮雲奚足計，滄桑莫管任浮沉。

話說廣東肇慶府陽江縣，恰恰就是馮國士降來做知縣的地方。馮國士因民戶荒頑，錢糧積欠，在大計內考了「居官昏庸，催科無術」八個字的考語，直降了陝西縣隴西丞。這隴西縣，不是別的所在，恰恰又是袁七襄升去鞏昌府做知府的附郭縣。馮國士雖然已曉得陽江縣接任的新官叫做劉化鳳，那知就是袁七襄的兒子，自家的女婿。他自從聞得袁七襄升了太守，心中好不羨慕，常常懊悔當初不該勢利，欺他貧賤，做了賴婚的勾當，如今我倒不如了他。欲待仍舊與他結姻，又恐他宿怨未忘。況且他已勝我百倍，定然反有些不屑，自己心裡轉換了個奉承他上下的念頭，時常與妻子乃舅兩個費過幾番口角，誰知自己恰又降了他屬下縣丞，一發了不得起來，心裡又欣羨他，又畏怕他，耳熱心癢，好不難過。只一味與尤氏兩人怏氣。妻子與尤寡悔都說道：「我兩個人巴不得要爭體面，在你面上有些風光，難道有甚不好的念頭。只是當初他家一敗塗地，身無立錐，兒子遺棄遠方，自家禁錮穿獄，妻子也在人家借住，這樣光景，就是小戶人家，也不值得與他聯姻，何況你彼時方中進士，官居部屬，同僚盡屬縉紳，結納無非顯要，何等榮華。彼時與他相形並較，奚啻天壤，怪不得我們兩人將他厭賤。誰人有先見之明，知他後來做此高官，我家就跌撲到這個地位？早知如此，當初他便窮殺，也該敬重他。縱使他要別娶，我們也將女兒掙把他。我只道富貴一生可以長享，那知威風靠托不牢，如今懊悔也是遲了。」馮國士心裡焦躁得不耐煩，那裡還有心去聽他，只得收拾印務，交與縣丞執掌，忙忙到陝西赴任。叫人去接小姐，一同起程。誰知小姐心裡，恐怕父母仍舊與他覓配，推個立志修行，再不肯同去。尤氏親自到庵中，邀了幾次，怎當他心如鐵石，堅執不回，馮國士也自去勸他一番，發惱一番，他總是哭哭笑笑，抵死不願同行。父母一時也沒奈何他，只得收拾自去。

一迳到了鞏昌府，不敢進城，先修下一封請罪飾非的情啟，詞極卑污，語帶羞慚，婉婉款款都是些播尾乞憐之態，叫尤寡悔進城去，先通個慇懃，才好上任。那知尤寡悔是個極勢利極奸險的小人，當初恃了姐夫之勢，衣之食之儼然尊貴，一味尖酸刻薄，不看人在眼裡。今日姐夫沒了興頭，依身無味，就換了一副冷淡的心腸，況且馮國士平日聒聒絮絮，把賴婚的事在耳根邊埋怨不了，心裡又懷下些恨，覺得這飯碗把握不牢，且住在身邊，也覺沒趣，便思別尋道路，在勢利場中走走。正好姐夫托他到府裡進書，回想袁七襄從幼相交，最稱莫逆，雖這件事弄得不好看相，然終久是姐夫的差池，我中間人責任還輕，今不免倒與他做個心腹，把姐夫的醜行，盡行傾獻，他自然歡喜。若得趨承上了，他的光榮勢燄，豈不勝於姐夫百倍。但如今袁七襄尚不知我有心向他，不分好歹，認做姐夫一例，自然還不肯相見。除非也先寫封書啟，卑詞軟語，只說賴婚之事，全是姐夫與姐姐勢利念頭，我百般曲勸，力不能回，枉擔了個助惡之名，其實非我之過。先自辯脫了罪，然後再把姐夫如何負心，姐姐怎生圖賴，並袁七襄在獄時坐而不救，反呈報法司逐謝氏出家，以致中途遇禍，母子分離，皆姐夫所害，並羨慕王御史勢燄，要與聯姻，我再三諫他不轉，後來小姐長成，不願改適，立志出家，並不肯同來赴任，許多情節，也寫得詳詳細細。並這封書，一總打入府中。諒看了必然要請相會，那時再憑三寸舌尖，一張利口，並兩副老臉，九曲彎腸，將自己盡情洗脫，把這些惡名，都卸在姐夫身上，莫說個袁七襄，隨你泥神木漢，也要被我哄活了。算計已定，到城裡賣了一通副啟，借個茶館裡坐下，寫了半日，方才封好，又寫了個眷晚生的大紅全帖，並一副禮單，步到鞏昌府前，予先封下三錢銀子，尋個陰陽生，把這兩封書並帖子，叫他一總傳進去。那陰陽生得了茶東，果不費力，便說：「相公請坐著，老爺要請會時，自然出來奉請。」竟把書帖，高高興興送入內衙去了。尤寡悔料「袁七襄見了書，必然是我好人，一定請進去相見。」只覺皮風騷癢，滿身都是風光了。有詩云：

炎涼何處說親情，緩急酒逢陌路人。
不是小人偏徹底，自將煩惱反諸身。

且表袁七襄，拆這兩封書細細看完，不覺大笑道：「天運循環，報施如此其速。當初尤寡悔趨附姐夫勢利，把我輕賤到極處，如今又攬轉面皮，不知羞恥，倒來奉我，把個嫡親姐夫說得粉碎。人心如此反側，世道之險，豈不怕人。就是三法司逐我妻子出京，遭此危難，骨肉拋離，焉知不是這賊子的奸計，教唆姐夫做的手腳。」便將這兩封書與謝氏看了。謝氏也怒道：「原來當初這番大難，死裡逃生，分離拆散，也是他們致死，可不痛恨。賴婚之事，不消說起。只此一端，使我將血抱之子，遺棄數年，死活不知，歸宗無日，致袁氏斷嗣絕後，其罪可恕，其情不可勝誅。今此二凶，都遭到你手裡，須與我出口氣兒，切莫輕輕放過。」袁七襄道：「我想馮國士若無尤寡悔，未必做得出這樣局面，全是那奸惡的主謀，教唆他下此毒手。我幾次與他爭論，馮國士便窮理屈，自覺欠理，獨是欺貧倚勢，輕薄荊妻之言，每每都出尤寡悔之口，馮國士未嘗見於形色，只就今日又來奉我，把自己姐夫姐姐置身於無地。倫理喪滅，心腹奸險，何事不為。可知當日惡機，皆尤寡悔使然。但馮國士耳根易惑，聽此狂言，自失其行。然他女兒立志端貞，不隨勢利，出家守身，實為可敬。少年女子，尚且知禮，堂堂丈夫，對之能不汗下。天幸我兒子有個歸宗之日，斷難負他一片苦心，今倒看那女兒面上，不計較他父親也罷，只尤寡悔這奸惡，免不得要懲治他一番。」便修一封書與本府刑廳，將尤寡悔發去勘問。

卻說尤寡悔，等了半日，不見請他相會，心裡好不焦躁，就像煎盤上的螞蟻一般，走到東，踱到西，把衣冠也整了幾百遍，打點些齋肩諂笑求媚足恭之態，好相見個皇堂知府。正望得眼花，忽見兩個人走出來道：「那個是尤相公？快隨我走。」尤寡悔聽有人叫他，忙攬上前笑問道：「想老爺請我到私衙裡相會嗎？」那人道：「不相干，老爺因衙裡清淡，沒有什麼相贈，有一封書薦你到理刑廳去，打發些程儀哩。」尤寡悔道：「多謝老爺厚情，只是也備了個禮單去才好。」那人道：「不消你費心，老爺已先差人下過帖了。」尤寡悔聽了，喜之不勝，認為實然，連忙跟著就走。正是：

饒伊兇暴如狼虎，惡貫盈時定受殃。

尤寡悔到了理刑衙門，那兩人要他在賓館裡坐下，停了一會，刑廳吆喝出堂，便問：「那光棍在那裡？」衙役稟道：「在賓館裡坐著。」刑廳大怒：「快叫拿來！」衙役飛忙出來叫喚，尤寡悔道：「怎麼不在這裡會客，倒在堂上相見。」又想一想道：「是了，想必因堂尊薦來的，不敢輕褻，要行官禮了。」便要往正門裡走，被皂隸一把扯了出來道：「你衙門規矩也不曉得，只管亂走。」尤寡悔只得耐著氣，隨他進了角門，大踏步踱到丹墀，打帳行禮，早被牢子望腳骨上一棍，打翻在地，走過兩個皂隸拿他跪著。刑廳拍案罵道：「你這奴才，何等樣人，好好供來。」尤寡悔只道請他盡賓主之情，誰知聽這幾句，嚇得魂飛膽落，滿身冷汗，戰兢兢的答道：「小人袁太爺的同鄉朋友。」刑廳喝道：「袁太爺那有你這樣無恥朋友。」叫左右掌嘴。皂隸應聲而前，打了個耳掌。尤寡悔便像割了頭的一般喊痛，忙哀稟道：「小人不是袁太爺的朋友。」刑廳道：「你實說是何等人。」尤寡悔道：「是馮縣丞的妻舅。」刑廳又喝道：「我問你自己本身，誰叫你通呈腳色，再掌嘴！」皂隸又打了個下，尤寡悔哭道：「小人實是河南百姓。」刑廳道：「既是河南百姓，緣何到陝西鞏昌府衙門，趨承獻媚。皂隸再打！」

可憐好個尤寡悔，直打得咀裡鮮血直流，面皮腫痛，不敢強辯，只得哀哭道：「小的其實是欺貧奉富，朝秦暮楚的勢利小人。」刑廳笑道：「這句講得著了。但你這奴才，心腸奸險，陰謀制友，詭計賴婚。你害袁太爺父子離散，夫婦遭殃，又想反面口事，把同胞姊丈，傾露其丑，倫理喪盡，良心泯滅。今日到本廳台下，還想遮飾嗎？」尤寡悔道：「青天爺爺在上，這些事體，其實不乾小人之事，容小人辯個明白。」刑廳道：「不辯已明，何須再辯。」便拔下八根籤，一聲喝打，皂隸便如鷹拿燕雀，把尤寡悔拖

下丹墀，打了四□頭號大板。皮開肉綻，氣也沒了。刑廳還叫取一面三百斤的大枷，立枷三月，抬到過衢，不滿數日，疼痛難熬，支持不過，早已在閻羅殿前去坐賓館了。正是：

從前作過事，沒興一齊來。

再表馮國士，聞了這信，夫婦兩個驚得面如土色，冷汗如注，又不敢不進城上任，只得擇個吉日，到了衙裡。尤氏只因吃了這一嚇，當夜就生起病來，發寒發熱。馮國士心裡愈加憂悶。過了三朝，自想逃不過袁七襄的罪責，只得備了一個情節手本，到府裡跪門。又在門上費了好些使用，才得報與袁七襄知道，那袁七襄把尤寡悔處死，已出了氣。見說馮國士跪門請罪，並不介懷，連忙傳他進來相見。馮國士聽說傳他進去，便戰戰兢兢走進私衙。看見袁七襄，雙膝跪下。

袁七襄慌忙扶起道：「桑梓舊交，吾兄何必拘此俗禮。」馮國士見他和容藹顏，並無懷恨之色，心裡轉覺慚愧。躬身答謝道：「馮楨昏聩無知，惑於狂妄，負罪良深，願受府檯面責。」袁七襄道：「雖有睚眦，然非吾兄之咎，小弟深知，故胸中並無芥蒂，吾兄何必如此憂疑不釋。」馮國士謝道：「府台盛德汪度，知我心跡，不加罪戾，反蒙格外優容。感恩如何可報。」袁七襄道：「今日他鄉而遇故知，自宜開懷一樂，何必拘拘抱歉。」反攜他到書房裡坐下，問些寒溫，留他便酌，盡歡而別。那知尤氏聞得袁七襄大度容人，雖然感激，心裡越發羞慚，病反沉重。偶然一日，忽見兄弟連枷帶索，哭至牀前，口稱餓極，要討一碗飯吃。尤氏大叫有鬼，眾丫頭聽見，趕至房中，忽然不見。但聞滿房血臭，穢不可當，不隔三日，尤氏一命歸陰。馮國士慘目傷心，淒涼貧苦，勉強具棺入殮，到得治喪之日，袁七襄反來弔唁，並無勢利炎涼之態，可謂世所難得。要知袁七襄與馮國士，後來交誼如何，袁化鳳幾時拜見父母，馮小姐何日團圓？且聽末回收成結果。正是：

南葉浮萍歸大海，人生何處不相逢。